



刚进高中大门时，我们是生机蓬勃、青春无限的小姑娘小伙子，天真纯朴，稚气浓郁，浑身迸放着对美丽未来的憧憬。倏忽之间，50 多年过去了，时光收走了我们芬芳的缕缕青丝，收走了我们光彩照人的面容，收走了我们矫健迷人的身影。朝如青丝暮成雪，百年辰光才几何啊！人世沧桑、天地轮回，令人唏嘘慨叹。

我们是“文革”前一年进校的。那时候，社会刚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走出不久，生活资料供应不足，普遍缺吃少穿，然而社会风气是淳朴的。正处于拔节成长阶段的我们，吃得不好，穿得也差，住得十分简陋，但我们土味厚重的精神世界却朝气蓬勃。课堂上，我们有如春蚕啃噬桑叶般贪婪汲取老师们所传授的科学文化知识。教我们班俄语、同时又教邻班英语的一级教师沈进林先生，个头不高，一张脸圆而见方，满是温和慈祥。每当课讲到高兴或得意时，总喜欢把戴的眼镜除下来，抓在手里，把镜架的一只脚含在嘴里，笑嘻嘻地看着大家；讲到忘情时，口中会情不自禁地蹦出一两个英文单词，忽而想到这是上俄语课，自己会马上笑起来打住。俄文单位时间的教学量大，推进速度快，但我们接受并不感到沉重、困难。朱广鉴先生教我们化学。他是个“老右派”，但是他的精神并不颓唐，教学卖劲。“克分子”“克原子”这类枯燥的化学概念，他烂熟于心，讲得清楚明了、生动形象、深入浅出；卤族元素“氟氯溴碘”物理特点、化学性质，他如数家珍，——道来，要言不烦——犹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万物，他循循善诱地用科学知识滋润着莘莘学子的心灵。朱先生课堂上那有点女性感的音质，对我们而言，则永远充满了迷人的化学魅力。教三角的顾继武先生，年轻，比学生大不了多少，但他知识基础扎实，教学基本功好，面对繁杂的一套套三角函数公式，他以简驭繁，帮我们梳理得有条有理，因而我们推导、运用起来得心应手，并无丝毫难繁之感。他的数学语言与数学板书有着鲜明的逻辑个性。他渗透青春活力的数学教学，同样成为我们校园生活的永恒记忆。

就在我们甜蜜地品尝名师们各具特色的教学风采时，就在我们温馨地领略这所百年名校的内涵魅力时，就在我们刚清晰感受到班集体那特有的质朴、聪明、勤奋、积极向上的个性品格时，就在我们怀揣梦想欲展翅翱翔时，文革的发生，突然中断了我们极其重要的高中学业，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前途走向——班上除了几个人应征入伍外，其余均被送往贫穷、落后、偏僻的乡村。

回想起来，高中学习时光从 1965 年秋到次年初夏，不足一年，其时长在我生学习阶段中最短。然而，印象之深度、记忆之力度、情感之厚度，远非小学、初中、大学所可比拟，可谓刻骨铭心，今生难忘。特殊岁月的高中同窗情，打上了文革时青春茫然不知所归的深深印记，满是上山下乡的苦涩、悲摧的滋味。

1966 年的秋末冬初，大字报的风潮闹了一夏一秋后，文革喷吐的烈焰转向社会。久已停课的校园，没了往日清晨与朝霞相伴、沁人心脾的朗朗书声，没了昔日星空下的教室里灯光明亮、书香四溢的自习氛围，显得冷落、空旷、萧条、荒芜。这时，出现了“革命大串联”新玩意儿，我和来红、荣奎同学一道外出“串联”，在无聊的游走中浪费金子似的青春时光。我清楚地记得：黄昏时分，在喧嚣、嘈杂、混乱的浦口火车站，我们在人流中扒上一列原是装牲口后腾空清理的闷罐车，大家席地而坐，车厢内拥挤到难以下脚；火车似乎疲惫不堪、不胜负荷，喘着粗气，沿途多次抛锚，第三天上午总算开进黄尘弥漫的首都永定门车站。我清楚地记得：江南秋尽草木凋时，而北方早已风霜满面。早上，我们薄衣单衫，冒着砭人肌骨的寒风，从串联往地半导体研究所出发，步行 30 余里到北大、清华观看种种文革“景观”，并顺道来到曾经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穷游人间胜景，饿

人到中年，突然地，对“慢”情有独钟。看着邻家刚满十个月的小孩站在学步车里，一路咕噜噜，没有目标东碰西撞，急得不时对着我们张开双臂“啊啊啊”，真想一下将孩子从车中抱出来，但听听孩子父母的话语只得作罢。也是，都十个月了，怎能还在地上爬呢？XX 小孩和他一般大早就独立行走了，得让他锻炼锻炼。瞧着他们，立于一旁，一脸坚定。其实，人各有别，何必这样为难孩子，好手好脚的，还怕他到时不跑，翘首慢等说不定还会收获别样的惊喜呢！

想想自己孩子，刚满五岁，不是也被硬拽着坐进一年级的教室，望着他坐在课桌前，脚不点地，左右摇晃着瘦小的身子，真的担心他稍不留神会从凳子上摔下来。那会儿在想，没什么，让他小心就是，等他知道自己比同伴小了一岁，能早点上大学，那自豪感肯定会蹭蹭蹭地直往上冒，肯定会感激他娘今天的果断决策。但到底还是没拗过孩子的成长规律，儿子的小学一直是磕磕碰碰，经过一家人认真讨论，儿子又与他同龄孩子坐到一起。如今想来，揠苗助长还真正是要不得呢！

自己也是，刚生完孩子，见着身旁同事又是申报“骨干”，又是申报“学科带头人”，一路高歌猛进。于是，拾起丢下的书本，趁着儿子熟睡的间隙不定时地强迫自己沉浸其中，似乎没了睡眠，整日眼中唯有儿子和书本。很快身体就抗议了，似没有任何征兆，那日凌晨时分，正准备起身捧起书本，突然心儿使劲往下一沉，心中就像擂起了小鼓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，那

特殊岁月的青衿情

□ 张树生

堆积在我们心头的迷茫阴霾，难以扫除阴霾中闪现、浮动的惶惑、狐疑、空虚和不安。

1967 年的春天，文革的主阵地已转向工厂，校园冷静下来。已经开始成人的我们，无学可上、无书可读，整天吃闲饭，心慌得很；各人在不声不响地找寻吃饭谋生的门路，家在乡下的，回去务农，家在城上的，则无业可从——进厂打工不可能，上街做买卖不允许。无奈之下，我有了安全可靠的劳动自救法，找来一根长短粗细适中的竹篙，在顶端嵌进一块三尺长的宽竹板，再扣上一张平面拉直呈等腰三角形、不大不小的麻线网兜，做成一杆“趟网”——用它沿河坎塘坡推下去再拉上来，螺蛳、蚬子便跟进网内，运气好的话，一网上来，还会捡到一两只活蹦乱跳的青皮大虾。一天午后，阳光淡淡的，春寒未退，我光着脚板扛着趟网来到城郊公社地界的一方荷塘劳作，被生产队没收了趟网，说那是队里的养鱼塘。这时，我想到家住附近、母亲在公社做事的卫国同学，请他找母亲帮忙说情。卫国二话不说，找张纸写上几句话盖上母亲的私章交给我，生产队二话不讲立即把网还给了我。在我谋生尝试小受挫折时，生活有血有肉地为我诠释了同窗之谊的深厚含义。多少年后，每想起这件往事，我的心头总是暖融融的。

1968 年的秋天，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陆续被送往农村插队。患有“小肠气”的我，因城市下放“一片红”，也被送到高邮乡下插队。我落户的村庄，远离县城，处于里下河腹地，家家户户住的是“塞向壅户”茅屋草房，种田方式近乎刀耕火种。为了争取“接受再教育”的表现，北风呼啸，冰河冻水，我肩扛大锹挖开渠兴修农田水利，汗水湿透了内衣；春寒料峭，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，冷水刺骨，我赤脚，裤子卷得高高的，踹进结着一层薄冰的“老汊田”拉犁，大腿上渗出粒粒鲜红的血珠。结果，适得其反，繁重的体力活儿，诱使我的“小肠气”频频发作，疼痛不已，不得不休息治疗。既不能回城也不能正常出工干活，反倒成了生产队的累赘、负担，我的情绪跌入谷底。生产队会计，和尚出身，识字断文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头上扣一顶黑色鸭舌帽，“鸭舌”压得低低的，面色阴沉，他不满意我，说我是破罐子破摔。公社文书，有点墨水，抓住我这个“不安心农村”的活材料，笔下生花，做文章发到地方报纸上。苦了一辈子、养家糊口的年迈父亲原指望我读书读出个模样来，不曾想到我连农民都当不好，摇头叹息、老泪纵横地说：“家门不幸，出了榔头柄！”中学多次被评为校“三好生”的我，当其时，整个心灵几乎被酸楚、悲苦、锥心的现实处境揉碎了。在我深陷泥淖的艰难时刻，出乎意料的，入伍才一年多已在部队入党提干的裕喜同学，先后两次汇款慰问，寄来励志的长篇小说，寄来男儿应无惧人生艰难的豪情壮志。同窗的关爱，为我濒死的生存状态注入生机；同窗的惦念，让我明白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；同窗的深情厚意，尤如习习和煦的春风唤醒了我要变冻僵的心境。不久，我回城住院做了疝气修补手术，精神涅槃，重塑生活的信念，在狭窄、坑洼不平的乡村小路上沐浴风雨，走向希望的前方，搁浅的生命之舟重新启航。

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”风雨之后的彩虹是最美丽的，结晶于艰苦生活的青衿之情是最难忘的。孕育我们青衿之情的特殊岁月所饱含的酸涩苦痛，经过半个世纪之久，萃取发酵蒸馏，今天品味起来，竟也似陈年佳酿，特别醇厚，特别醉人，特别珍贵。

一刻，害怕极了，真怕就这么一下自己就没了。于是，开始了一段生病的岁月，躺在床上，百无聊赖，看窗外桐花衬着蓝天白云欢喜绽放，听母亲唠叨过去生活的不易，思自己一路走来的得失，想未来岁月的恬淡温馨，那一刻终于明白细水长流方能幸福的真谛！

那日，读到木心的《从前慢》，竟一下有泪充盈眼眶，“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；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”

从前慢，如今呢？所有一切都在急匆匆地往前进，生怕一不留神，就不再认识眼前的一切。从前的瓜果蔬菜顺着节令、应着自然不急不躁，生长成它原来的样子；从前的鸡鸭鹅羊，上蹿下跳，就着简单的食物，慢慢长大；从前的孩子，与自然最是亲近，没有约束，顺着自己的天性快乐成长；从前的夫妻，他们的字典里没有“离婚”一词……

从前慢，从前多么美好；如今快，快得让我们无暇顾及一路的旖旎风光，快得让我们忘了生活的最初意义。其实，只要我们愿意拽住那颗时刻被骚动的心，我们一样能看到花开四季，蚂蚁搬家，蜻蜓翩跹；一样能听到鸟儿啁啾，青蛙歌唱，家禽嬉闹……世间一切，仍是美好！

随着年岁渐增，我越是爱上“慢”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将岁月走成一道最美的彩虹。

王局长是农民的儿子，他能升到科级干部，可谓是一路顺风顺水。王局长唯一的儿子小王，从考上医学院到毕业后即进入市三甲医院工作，也顺心如意。

小王工作后不久，王局长就添了件烦心事，烦的是自己还有几年将退居二线，可儿子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了。虽有不少同事亲友帮其儿子介绍女朋友，但每次双方见面后均再无音信。王局长意识到儿子可能输在“包装”上。俗话说得好：人，三分长相、七分打扮。小王身材略低，平时穿着随便。王局长费了心思，请专人为儿子进行形象包装，希望能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果不出所料，小王当年国庆长假期间就领回来一位同校学妹女友，而且系班干、校花。王局长夫妇高兴不已，左看右看挑不出一点儿毛病。女孩嘴甜手勤，博得局长夫妇高兴之下，电话预订市区最高档酒店一桌午餐招待女孩。席间局长夫人巧妙地与女孩交谈，从中了解其家境、父母工作等情况，当得知女孩目前尚无正式工作后，话语戛然而止，宴席也不欢而散。

原来女孩医大毕业后，参加事业单位编制招考落榜，目前在农村社区门诊做义工。王局长夫妇无法接受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未来儿媳，回家就劝儿子必须终止与其来往。

儿子口头向父母表示听从父母意见，以后王局长夫妇运用很多关系，请了不少人帮助给儿子介绍对象，其中有医院护士、企业会计、学校教师等，但均无果而终。因王局长对未来儿媳的条件很明确：必须在城区工作、本科学历、有正式编制的事业单位或公务人员，凡不符合其中一条都不行！

两年后的一个金秋之日，小王回家高兴地向父母报喜，说：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有女朋友了。”父母乐得让儿子快说下去，儿子讲：“你们还记得以前来

浮世绘

□ 陈顺芳

睁开眼，窗外曦光乍泄。任四肢，尽情舒展。难得的休息天，一切都非常美好。美好得使我赶紧起床来，于衣橱里左翻右翻。有时候感觉对了，一套超赞的装扮便轻松而就：粉红色超短呢子外套，配上一条暗花及踝波西米亚长裙。照照镜子：百分百的满意，百分百的自信。

习惯性地，目光从壁钟上一瞥而过：已经七点。美好的光阴，总流逝得太快，匆匆洗漱完毕，便挎上包包出门去——买菜是兼而有之的借口，瞅着机会溜达溜达是真。

下楼时，伴着藕粉色半高跟鞋的“咚咚”声，我竟还听见另有一种不成调的哼唱，真真切切地来自于自己的后咽——这样难以自制的几乎不符年龄的欢乐呵，想来，便哑然失笑。

面对菜市场里的琳琅满目，最易使人产生选择性障碍。鲜嫩的毛豆、青菜、芋头等时蔬，陈列在各式的菜篮子里。守着篮子的大爷大妈，热情地招呼着，眼角眉梢纵横交错的皱纹里，全是笑意。旁边，不乏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的人们——喧嚣的世界里，即使不是讨价还价，为了对方能够听见，也都亮着很高的分贝说话。

有些恍惚。那些叫卖的人，那些鸡鸭鱼肉水果蔬菜，那些喧嚣与热烈，好像一直一直都在那儿，从未改变过。

而只是，岁月无声。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我们都是日复一日在各自的位子上，各尽其职，各自努力。

我是从南门进的菜市场，买菜完

担保（小小说）

□ 方爱建

过我们家的那位女孩吗？她经过两年的努力，现已考上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了，下月即去市医保处上班。”儿子又说：“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，关系发展得也比较好。”王局长高兴地表示：“我和你妈同意你们的婚事，今年底就把你们的婚姻大事给办掉。”

按照习俗，王局长夫妇作为男方家长设宴请女方父母见面，商议子女结婚事宜。双方父母对子女结合的喜事操办时间、婚房、宴席地点、宴席范围等均无多大异议。唯有意见不一的是女方父母此时提出男方要给一定的彩礼钱，这让王局长夫妇颇为不爽。女方父母认为自己培养出唯一女儿 20 余年，如今又捧上金饭碗，现在要些彩礼是为日后养老之备用，理所应当，不出彩礼那就一切免谈，女儿如今又不愁嫁。后经双方反复商谈，最终王局长妥协，同意在孩子结婚前给予女方一笔礼金，并在女方提议下双方立了一份协议之后皆大欢喜。

婚期临近，小王与未婚妻各自回家取户口簿、身份证等打算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。此时女方家长早将户口簿藏了起来，理由是应先给彩礼后再办证，王局长则要求必须先领证后再付礼金。两个小青年左右为难，来回传递信息，并从中说好话让双方父母消除担心，而双方老两口却没有一点松口意思。

僵持数日，婚期逼近，王局长夫妇特别急。最终还是王局长脑子好使，他给儿子和未来儿媳两人共同曾经的班主任，也是两家父母都信得过的张老师打了求救电话，请其来为双方孩子婚事一手办证、一手交钱作个担保。张老师如约而至，最终在张老师做了有生以来的一次担保后，下面所有的事都办成了。

毕，从东门出来。由此向北一百米，便是有名的菜场大桥。在这泱泱临川河上，通往菜场的桥可不止这一座，但我的执念是：若不从这里过，就觉得没上街来过。因此时，最惬意的事，就是站在桥上，放眼望去，看着镇区主干道上多少年如一日的商铺林立、车水马龙、人头攒动。

我终是置入其中，并乐在其中。我还是喜欢在农行隔壁的小摊上，五块钱切一块饼，再切成好多小片——我仅是这么近旁站着，便已是葱香扑鼻，唾液腺极速分泌。

回到小区楼下，听见对面楼上人家在吵架。有哭诉，有怒斥，一声压过一声。

转身上楼。感觉自己依旧裙袂飘飘、鞋声叮咚，风景无限，但陡然间多了些萧瑟。

有时，就是这样，当沉浸在自我的欢乐的世界里，会有人适时提醒你：什么是人生。

不能否认，这样的场景，并不生疏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有过如此胡搅蛮缠声嘶力竭的时刻，并坚定地认为，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。

而今，人到中年，历经了岁月，才明白什么叫时过境迁，什么叫云淡风轻。

果不其然，快到饭点的时候，我听见对面楼上的吵架声，渐至断续渐至微小，渐至无声。

不用说，那些鸡毛蒜皮，那些愤怒与委屈，终将会成为过去，成为故事，或者，还是笑谈。剩下的，便是珍惜，便是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。

如我，如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一样，继续度着庸常的日子。